

中国女将军档案

幽燕 编著

下

长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女将军档案/幽燕编著. —北京:长城出版社,1999.3
ISBN 7—80017—427—1

I. 中… II. 幽… III. 女性—将军—生平事迹—中国
IV. K82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06961 号

出版发行:	长城出版社
印 刷:	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
经 销:	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版 次:	1999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
开 本:	850×1168 毫米 1/32
字 数:	550 千
印 张:	24
定 价:	53.60 元(上、下)

内容介绍

中国女将军,是英武女兵中的英武。她们是中国军人的光荣,是中华民族的光荣。

然而,走近他们,你会发现她们有常人的情感。

走近他们,你会发现他们心中也有酸甜苦辣。

走近她们,你会发现她们确实不易:

红军女司令明筠,火线上生下女儿,被部下用箩筐抬着部署兵力,打了个大胜仗。

红军女连长——郭长春

很早就听说郭长春老人当过红军女子连连长，这年春节前的一天上午，我们怀着敬慕的心情，专程去采访她。不巧正适逢她外出散步，她的老伴白志文将军接待了我们。从他嘴里知道，她虽然已年近七旬，每天却要到集市上转一转，说什么呼吸新鲜空气。说到这里，郭长春一步跨进屋里。她个头不高，行动稳健，精神矍铄，坐在那里腰板挺得直直的，不愧是当年带兵打仗的女连长。稍停了一会儿，她爽快地问我们：“你们想要我谈点什么？”我们说：“从你家史谈起，重点说说你当红军女子警卫连连长时的经历。”

她喝了一口茶水，兴致勃勃地同我们谈了起来。

离家当红军

一九三三年，我十三岁，可这时已给一家地主放牛

两年了。

这年冬季的一天早上，我正赶着几头牛往外走，突然从街上传来一阵敲锣声，还夹杂着民团兵士们的吆喝声。“红军要进村了，红军青面獠牙，共产共妻，大人、小孩赶快带上吃的躲到山里去！”

从阆中通往南山的小路上，大人背着小孩，年轻的扶着年老的，挑担的，背篓的，赶驮子的，叫骂声，吆喝声，孩子哭声，连成一片。在民团兵士们的强迫下，我也跑回家，扶着体弱多病的妈妈和在地主家当丫头的王凤莲、曹文秀搭伴，一块藏进南山上的一个山洞里。

夜幕降临了，浓云重叠，山间峡谷及满山的树木，都消融在夜中。这黑夜犹如一座无情的监狱，把一个个逃难的人，牢牢地禁锢起来。

经过一夜寒冷的折磨，渐渐地夜空开始发亮了。这时，忽然听到有人在喊：“红军走了，大家快回村吧！”

乡亲们跑回村一看，不禁被眼前的一番景象弄愣了。在河沿的树上，道边的石碑上，村舍的墙壁上，到处贴着红色标语街道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。我跟妈妈赶紧跑回自己的小草屋，还发现了一个大红包，妈妈打开一看，里面有一床缎子花被，一双绣花鞋。妈妈以为是小偷从别人家偷来放在这里的，所以又赶紧包起来，藏进一堆乱草里，再也没有动它。可是，过了两三天时

间，也没人来取。这天晚上，我放牛回来，背着妈妈好奇地又打开包袱仔细观看，突然在一只绣花鞋里，发现一张小纸条，上面写着密密码码的字。我赶紧拿给王凤莲、曹文秀两个姐妹看，没料到她两家也各有一个红包袱和一张小纸条。我们三个人目不识丁，我们来到王先生家打听，原来他家也有一个红包袱和一张纸条子，王先生先念了一遍写给他的纸条子，上面说：“你不要相信反动民团和地主的谣言，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，专打土豪为民除害的，今天分给你们的一点东西，就是我们从地主老财那里得来的。”落款是：中国工农红军宣传队。

十几天过去了，我头脑里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：红军究竟是啥样子？是不是像民团们说的青面獠牙，见人就抓？

为了解开这个谜，我多么渴望能见到红军啊！

时间不长，红军真的又过来了。村里人和过去一样，都躲进了南山。我瞒着妈妈，留在家中，藏在柴火堆里，心想，今天非要看看红军到底是个啥样子红军进村了，我从柴火缝向外一看，只见一个小战士，身穿灰布军衣，头戴八角帽，帽子上缀着个红五星，精神抖擞地走进院里。他拿起扫帚先扫院子，然后又挑起水桶，担了两担水，接着就着手整理我藏的这堆烂柴火。开始

我连大气也不敢喘，可后来越看越觉得这个红军干活那样麻利，不知怎的，不仅消除了害怕心理，而且还觉得这位红军是那样面善可亲，真想跑过去跟他说几句话。

由于我光顾看这位小红军，不小心碰响了柴火，我被他发现了。这位红军满脸堆笑对我说：“小姑娘，不要害怕，我们红军战士都是苦出身，我也给地主放过牛，不信你看，我脸上的疤还是牛犄角拱的呢！”

这时，忽然从外面进来一位女红军，她问我：“小妹妹，村里人都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跑到南山里藏起来了。”

“他们为什么要跑？”

“怕呗！民团说你们杀人放火，青面獠牙，要共产共妻。”

“你说我们是那种人吗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你领我们把村里人找回来行吗？”

“行！我带你们去！”

我领着三名红军战士来到南山，找到村里人，经红军一宣传，他们见红军那样热情、和蔼，看不到一点伤害老百姓的迹象，所以一传二，三传四，大伙很快就都回来了。

从此以后，我们村就住上了红军队伍。他们帮助穷

人建立了农会、妇救会，后来又组织起了赤卫队。那些日子，红军打土豪，扩充队伍，非常忙碌。我看到一个个姑娘、小伙子戴上了红五星八角帽，穿上了灰布军装，非常眼馋。心想，我也要参加红军，当一名女战士。

晚上，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妈妈，妈妈说：“红军给咱们分了房子，分了地，真是救命恩人，穷人只有当红军才有活路，可你今年才十三岁，就怕人家不收。”我说：“妈妈，你就让我试试吧！”

第二在早上天不亮，我和王凤莲、曹文秀一块跑到招兵站。招兵站设在村农会的三间房子里，有五名红军战士正不停地登记着，我们虽然来得很早，但这里却已挤满了人。有男的、有女的，我看到和我同岁的一个男后生报上名后，高兴地挤出人群。我鼓了鼓劲，一下子挤到报名桌前，急促地说：“我，名叫郭长春，十三岁，坚决要求当红军！”三位红军战士同时把目光移向了我，其中一位说：“可惜个子矮了点。”

“个子矮，是给地主放牛，担水，被扁担压的！”我赶紧回答说。

那位女红军说：“这姑娘我调查过，家里苦大仇深，收下她吧！”

我一听，高兴地一下子跳了起来。接着，王凤莲、

曹文秀也都报上了名。我急忙跑回家里，把这一喜讯告诉妈妈。妈妈眼含热泪说：“这下你可有出头之日了，今天你要离家当红军，我不能再瞒着你了，来，坐下，听我把你的家史絮叨絮叨。”

我妈妈原来不是我的亲母亲。在我两岁那年，因为哥哥和地主的儿子吵嘴打架，被地主放出来的恶狗活活咬死了。父亲气不过，跑到县城告状，殊不知衙门朝南开，有理无钱莫进来，狗地主买通了官方，衙门不但不给我们做主，还反倒说我父亲诬告，硬把他重打四十大板，打得他皮开肉绽，鲜血直流。我父亲有苦无处诉，有冤无处申，连气带饿，又加上满身是伤，没走到家里在途中就含冤死去了。我母亲听说后，去找地主拚命，狗地主闭门不见，我母亲气得一头撞死在地主的门前，当时我只有两岁，趴在妈妈的身上，哭叫着找奶吃。乡亲们为了让我活下去，就把我抱送到姑姑家里，谁知我姑姑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时间不长，我姑姑就病死了，姑父掂量着养不活我，又把我送到我现在这个妈妈家。我养父给一家地主当厨子，一天，我跑到养父那里，他见我饿得直哭，就从狗食盆里捞了一块烂馒头让我吃。我刚咬一口，不料被地主婆看见了，她骂我养父是吃里扒外的贼穷鬼，我养父气不过，跟她争了几句，这下可惹恼了狗地主，他硬说我养父骂了他们，叫来打

手拳打脚踢一顿不算，还把他推出大门。养父回到家里，就病倒在床上，不到三个月就去世了。

听了妈妈的诉说，我哭得成了泪人。我说：“妈妈，是你救了我这条命，收养了我，才使我能活到今天，我以后一定要报答你老人家。”接着，我跪在地上给妈妈磕了三个头。

妈妈赶快扶起我，说：“你亲妈能生你，你姑姑和我能收养你，可我们都不能养育你长大，只有红军才能把你培养成人，你以后牢记住是红军救了你的命，要常回忆自己的苦难家史，祖祖辈辈永远不能忘记！”

我流着眼泪，点头答应着，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妈妈……

人虎穴侦察

参军以后，我被分配到军宣传队。我们这支队伍共有五十多个人，主要任务是宣传群众、打土豪、筹粮措款，有时还化装侦察敌情。

一次，我们宣传队准备在旺苍县打一家大土豪。据当地群众反映，这家土豪平时勒索百姓，鱼肉乡里，是附近有名的“财神爷”。可是，我们先后三次派人侦察，

都没能摸清其钱粮的存放处。领导怀疑他家可能挖有地道，为进一步掌握情况，便召开宣传队全体队员会议，让大家出主意，想办法。

宣传队刘永清队长说：“都说女同志心细、手巧，今天倒要看看你们谁的点子好。”

我坐在刘永清的对面，他笑着对我说：“长春，你是本地人，对此有什么好想法？”

我说：“还没有考虑成熟。”

其实，旺苍县这个“财神爷”家，我早就去过，我的养父还是被他打死的呢！他不仅有万贯家财，而且和国民党部队相勾结，欺压百姓，为所欲为。他还有个表弟在成都一个国民党部队做事，他表弟有个女儿，长得非常风流。听说前些日子“财神爷”的大儿子前去成都说亲，不巧他这个表妹到南京特务机关集训，连面都没能见上，就扫兴回来了。他俩已是十年不见了，而且“财神爷”又到外地催粮去了，我看可以利用这个机会，给他来个真假难辨。想到这里，我灵机一动，脱口说出：“队长，有办法了，我们何不采取孙猴钻进牛魔王肚子的办法？”接着，我把假扮“财神爷”表弟的小姐，前去探望“财神爷”的大儿子，打入他家中，仔细侦察的想法说了一遍。

宣传队员们听后，个个拍手称好。刘队长说：“谁

知长春半天不鸣，一鸣却是惊人哩！”

接着，宣传队员们争相要求当这个探亲的小姐。

我站起来向大家摆了自己担当这个角色的三个条件：第一、我是本地人，给地主放过牛，对地主家的内部比较了解，遇到意外，可以随机应变；第二、我曾了解过，据说“财神爷”的大儿子对国民党的官场早已垂涎三尺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他迫不及待地要和表妹拉关系，我这次假装探亲，正好利用他这个心理随机应变摸清财情；第三、也是最重要的一条，我是从苦水里泡大的，所以有今天，都是红军给的，为了给红军筹粮，我作好了一切思想准备，包括献出自己的生命。

我讲完以后，大家也不争执了。刘队长郑重地说：“长春想的这个办法，看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我同意长春担当这个角色，去‘财神爷’家执行侦察任务，但要再找一个同志配合。长春，你今天准备一下，明天准时出发！”

讨论会结束后，刘队长又找到我说：“你走后，我带领宣传队随后也赶到旺苍县，埋伏在‘财神爷’的后山上，你要想办法和我们取得联系，然后咱们里应外合，一网打尽。”

十二月下旬的一天早上，我和宣传队员王秀英经过一番装扮，便直向旺苍县“财神爷”家奔去。王秀英是

宣传队的文书，能写会画，有点文才。一路上，我们发现当地不少穷人，寒冬腊月穿着破单衣，手拿打狗棍，挎着竹篮子，沿街乞讨。瘦得皮包骨头的小孩，哭叫着向妈妈要东西吃。看到这一切，我脑子里不由得浮现出自己的童年，顿时心中升起一团怒火：一定要打倒地主恶霸，铲除这吃人的旧社会，解救受苦受难的同胞。

五六十里的路程，太阳刚偏西就赶到了。来到“财神爷”家门口，通过禀报，出来迎接我们的正是“财神爷”的大少爷胡子，我说明来意，递上书信。这小子看完后，高兴得两眼眯成了一条缝，连连说：“你们辛苦了，快里边请。”

走进红漆大门，绕过当门的影壁，我环视一下四周，发现这座深宅颇有一番规模。我们被让到会客厅后，趁“财神爷”的大儿子去叫他母亲，我首先问为我们沏茶的一位女仆人：“怎么不见我表叔？”

“实在不巧，老太爷昨天出去催粮宿在城里。”

“怎么，催粮还要他老亲自去？”

“往年都是管家们跑，今年因为年景不好，加上老百姓受红军支使，起来抗粮，收上来的租子不多，老太爷这才不得不自个儿去催。”

这“财神爷”真是财迷心窍，为了钱财，他把命都豁出去了，早晚得被老百姓收拾掉，我心里这样思索

着。

这时，“财神爷”的太太进门开了腔：“你妈妈在信中说了，十年没有回来了，咱们的庄园早变样啦，今天让胡子领你转转。”

我说：“妈妈几次向我们介绍你们家的大庄园，我们早就盼望着要看看，今天来了，说什么也要开开眼界！”

我和装扮成丫环的王秀英跟在胡子后边，蹦蹦跳跳地从前院看到后院，从围墙四个角转到大门口，把整个大院都转了个遍。在胡子的指点下，我们来到了一栋五间平房旁边，这栋房子窗户少，而且很小，却离地面很高，房门开在两侧的土墙上，门上挂着一把大铁锁。胡子说：“你们在这等一下，我去找管家来开门。”

胡子去后，王秀英赶紧掏纸和笔，随手画了一张草图，特别标明了这个仓库的位置。

不一会儿，胡子把管家找来了。我一看，这管家尖嘴猴腮，个子虽然不高，可脑袋却不小。听说我们是少爷的客人，又是从城市来的，要观赏他的仓库，觉得这是为他这个当管家的脸上增光，便满脸堆笑地说：“见识见识吧，我这仓库里的东西样样俱全，你们在城市可见不到。”他边说着把门打开。我抬头一看，不觉大吃一惊：屋顶上挂满了火腿、腊肉，活像一座肉林。心

想，这“财神爷”果然名不虚传。

我们一边往里走，一边仔细观察，目的是寻找进山的洞口，可看了半天，也没有发现。我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，说：“肉倒是不少，可这玩艺我们的城市每天都能见到，你刚才不是说仓库里的东西样样俱全吗？”

“那当然，不信，你们到这边来看看。”

说着，他领我们走到房子东头。在一张大方桌底下，我看到一块木板。他把方桌搬开，打开木板，出现一个黑洞洞的方口，往下一看，全是一蹬一蹬的台阶。

管家首先下到洞里，点着一支蜡烛，我们跟着走了下去。这是一个很长的地洞，高有两米，宽两米还多，洞内两边挖有窑洞似的房间，里面并排摆着大缸，缸里装着满满的粮食。

我问管家：“这洞有多长，前面有出口吗？”

“长着呢，直通后山，出口在半山腰。”他把这个秘密告诉我们又觉得有些后悔，忙转过身来说，“这事可不能让别人知道呀，现在正闹红军，老爷走时还特意嘱咐我多加小心呢。”

“什么红军白军的，管他呢，咱们是一家人。”我边说边跟着管家顺地洞往前继续察看。心想，这么长的地洞，全囤积着粮食，而“财神爷”还不断向穷人搜刮，逼得百姓呼天叫地，这狗地主真是心毒手狠。想到这

里，不仅怒火满腔，恨不能一下子打开地洞，把粮食分给穷苦百姓。

走着走着，忽然前面出现了台阶，管家说：“到后山洞口了。”

“后山！”我心中不仅暗自高兴，刘队长他们不就在后山埋伏吗：一定得想办法和他们联系上。我示意王秀英做好准备。

台阶足有二、三十米高，钻出洞口，我发现原来这里是一个山庙，洞口正好设在庙中。庙周围环绕着一片古松，不知底细的根本猜不到这里面有地洞。

看得出，这个管家是“财神爷”的忠实走狗。我心里琢磨：要与刘队长取得联系，必须先稳定住眼前这条狗，干掉胡子。

正在这时，突然从山顶上下来两个农民打扮的人。管家怕暴露洞口，催促我们说：“快进洞回去吧！”

“忙什么，让我们再观赏一会儿山上的风景。”我边应付着，边不断地朝那两个人的方向观望。那两个人可能也发现了我们，快步向我们走来。我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宣传队员李玉祥和王小宝，我向他们一使眼色，两人一拥而上，象抓小鸡似的把管家和胡子捆绑起来。管家还弄不清怎么回事，问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

“我们是红军！”

听说是红军，这两个家伙立刻就瘫在了地上。

这会儿，刘队长带宣传队也赶来了，我把情况简单地汇报后，刘队长立即进行了布置。宣传队员在我和王秀英的引导下，从后山洞口进来直向“财神爷”大院奔去。占领院落后，我们又赶紧发动组织群众开仓分粮，老百姓提着满竹篓的粮食，一个劲地感谢红军。我们收拾完刚要返回时，王维舟军长来了，他见到我高兴地说：“女侦察英雄，任务完成得满不错嘛！”

火线宣传

一九三四年初，斗争进入了非常艰苦的时期。一天早上，宣传队召开全体人员大会，队长刘永清向我们讲了当前的形势。他语调深沉地告诉我们：“四川军阀刘湘集中了一百多个团的兵力，分多路红军主力进攻，红军主力采取集中兵力，避敌锋芒，各个击破的方针，正在不断地歼灭敌人。”讲到这里，他略停了一下，向我们每人扫了一眼，继续说，“为了配合这次战役，军首长要求各部队要把‘武’的和‘文’的结合起来，开展政治攻势，瓦解敌军。我们宣传队每五六个人为一组，争取组织十几个火线宣传组，深入到各部队的前沿。”